



城墙根下，谁都可以拿起话筒展示一段

这些意象一起，构成了新的“长安印象”。

从南门往北，一站路的距离就到了无数人感怀“风光不再”的钟楼商圈。这里的商业氛围再难“起死回生”，却因别具一格的文艺舞台再次“枯木逢春”。

路过历经百年风霜并延续至今的易俗社，高亢嘹亮的秦腔从露天戏台上传来，作为西北夜生活之最，露天戏台的吸引力不言而喻，古老的天籁穿过汹涌的人潮，同脚下的黄土震颤出相同频率。

走到钟楼，振聋发聩的秦腔吼声渐渐隐没，潮牌傍身的青年男女多了起来，跟上他们的步伐，在世纪金花的下沉广场停下脚步。

在这里，每晚都有乐队“重铸”“流行音乐简史”，广场上，一层层台阶变身体育馆演唱会的阶梯座位，听众们举起手机灯光，好比挥动的“应援棒”，只不过，台前不是偶像的单人舞台，而是一场“众乐乐”的“音乐派对”。

从骡马市到西大街，像是时光打开了一扇旧门，源源不断的“怀旧风”从门内涌来，恍惚感时隐时现，但抬起头来，钟楼还在那里。

在对面的一洲商城做完妆造，对着车水马龙的钟楼来上几张“穿越时空”的汉服街拍，随后就能端着奶茶选择下沉广场的一层台阶席地坐下。从刘若英的《后来》唱到陈奕迅的《孤勇者》，与南门洞的乐队“主场”不同，在这里，合唱是参与者们心照不宣的乐趣，“漫不经心”的“参与感”，是“野生”演唱会经久难息的关键。

夜色朦胧，当白天忙碌又渺小的个体们重新“回归自我”，他们选择挤在钟楼下沉广场的台阶上，同千百双手臂共同挥舞，在手机发出的点点星光里跟着一支并不知名的乐队齐声合唱“后来，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，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……”

他们有时歌唱友谊，有时赞颂爱情，有时呼朋唤友，有时感叹人生……唱罢，“素人”歌手还会对着“台上”不断“流动”的观众询问下一首曲目想听啥。倘若不想参与，选择躲在台阶角落对着影影绰绰的“追随者们”发呆也丝毫不觉违和。

市中心的晨钟暮鼓雷打不动地播报着长安十二时辰，城墙下和广场上的露天演唱会则用歌声演绎西安市民的悲欢离合。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年轻人在参与过“野生”演唱会后这样评价：“西安能骑摩托，过年能放炮，市中心能弹吉他，听演唱会，每每回忆起这些场景，都令人更加留恋这璀璨而平实的都市生活。”

事实上，环城公园的秦腔自乐班早就显现出西安老年的“松弛”本性，只是如今，由于城墙门洞下摇滚派对和钟楼下沉广场“野生”演唱会的火热，我们有了得以印证西安青年深谙“自乐精神”并“以身作则”将其传承到底的机会。

又或许，在西安，变迁的从来都只是“自乐”的形式，难以撼动的是“自乐”的精神内核。